漢書/卷0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東方朔傳　第三十五 ◄

漢書
卷六十六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　第三十六

► 楊胡朱梅云傳　第三十七

公孫賀

公孫賀字子叔，北地義渠人也。賀祖父昆邪，景帝時爲隴西守，以將軍擊吳楚有功，封平曲侯，著書十餘篇。

賀少爲騎士，從軍數有功。自武帝爲太子時，賀爲舍人，及武帝即位，遷至太僕。賀夫人君孺，衛皇后姊也，賀由是有寵。元光中爲輕車將軍，軍馬邑。後四歲，出雲中。後五歲，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，有功，封南窌侯。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，無功，坐酎金，失侯。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，無功。後八歲，遂代石慶爲丞相，封葛繹侯。時朝廷多事，督責大臣。自公孫弘後，丞相李蔡、嚴青翟、趙周三人比坐事死。石慶雖以謹得終，然數被譴。初賀引拜爲丞相，不受印綬，頓首涕泣，曰：「臣本邊鄙，以鞍馬騎射爲官，材誠不任宰相。」上與左右見賀悲哀，感動下泣，曰：「扶起丞相。」賀不肯起，上乃起去，賀不得已拜。出，左右問其故，賀曰：「主上賢明，臣不足以稱，恐負重責，從是殆矣。」

賀子 敬聲

賀子敬聲，代賀爲太僕，父子並居公卿位。敬聲以皇后姊子，驕奢不奉法，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，發覺，下獄。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，上求之急，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。上許之。後果得安世。安世者，京師大俠也，聞賀欲以贖子，笑曰：「

丞相禍及宗矣。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，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。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，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，及使人巫祭祠詛上，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，祝詛有惡言。下有司案驗賀，窮治所犯，遂父子死獄中，家族。

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，成於江充，遂及公主、皇后、太子，皆敗。語在江充、戾園傳。

劉屈氂

劉屈氂，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，不知其始所以進。

征和二年春，制詔御史：「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爲邪，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，不顧元元，無益邊穀，貨賂上流，朕忍之久矣。終不自革，乃以邊爲援，使內郡自省作車，又令耕者自轉，以困農煩擾畜者，重馬傷秏，武備衰減；下吏妄賦，百姓流亡；又詐爲詔書，以姦傳朱安世。獄已正於理。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，分丞相長史爲兩府，以待天下遠方之選。夫親親任賢，周唐之道也。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。」

其秋，戾太子爲江充所譖，殺充，發兵入丞相府，屈氂挺身逃，亡其印綬。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，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。上問「丞相何爲？」對曰：「丞相祕之，未敢發兵。」上怒曰：「

事籍籍如此，何謂祕也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。周公不誅管蔡乎？」乃賜丞相璽書曰：「捕斬反省，自有賞罰。以牛車爲櫓，毋接短兵，多殺傷士眾。堅閉城門，毋令反者得出。」

太子既誅充發兵，宣言帝在甘泉病困，疑有變，姦臣欲作亂。上於是從甘泉來，幸城西建章宮，詔發三輔近縣兵，部中二千石以下，丞相兼將。太子亦遣使者撟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，發武庫兵，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，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，皆以裝會。侍郎莽通使長安，因追捕如侯，告胡人曰：「節有詐，勿聽也。」遂斬如侯，引騎入長安，又發輯濯士，以予大鴻臚商丘成。初，漢節純赤，以太子持赤節，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。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，安受節已閉軍門，不肯應太子。太子引兵去，藍四市人凡數萬眾，至長樂西闕下，逢丞相軍，合戰五日，死者數萬人，血流入溝中。丞相附兵浸多，太子軍敗，南奔覆盎城門，得出。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，坐令太子得出，丞相欲斬仁。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：「司直，吏二千石，當

先請，柰何擅斬之。」丞相釋仁。上聞而大怒，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：「司直縱反者，丞相斬之，法也，大夫何以擅止之？」勝之皇恐，自殺。及北軍使者任安，坐受太子節，懷二心，司直田仁縱太子，皆要斬。上曰：「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，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，可謂元功矣。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。其封通爲重合侯，建爲德侯，成爲秅侯。」諸太子賓客，嘗出入宮門，皆坐誅。其隨太子發兵，以反法族。吏士劫略者，皆徙敦煌郡。以太子在外，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。後二十餘日，太子得於湖。語在太子傳。

其明年，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，丞相爲祖道，送至渭橋，與廣利辭決。廣利曰：「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。如立爲帝，君侯長何憂乎？」屈氂許諾。昌邑王者，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。貳師女爲屈氂子妻，故共欲立焉。是時治巫蠱獄急，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，使巫祠社，祝詛主上，有惡言，及與貳師共禱祠，欲令昌邑王爲帝。有司奏請案驗，罪至大逆不道。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，要斬東市，妻子梟首華陽街。貳師將軍妻子亦收。貳師聞之，降匈奴，宗族遂滅。

田千秋

車千秋，本姓田氏，其先齊諸田徙長陵。千秋爲高寢郎。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，久之，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，曰：「子弄父兵，罪當笞；天子之子過誤殺人，當何罪哉！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。」是時，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，乃大感寤，召見千秋。至前，千秋長八尺餘，體貌甚麗，武帝見而說之，謂曰：「父子之間，人所難言也，公獨明其不然。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，公當遂爲吾輔佐。」立拜千秋爲大鴻臚。數月，遂代劉屈氂爲丞相，封富民侯。千秋無他材能術學，又無伐閱功勞，特以一言寤意，旬月取宰相封侯，世未嘗有也。後漢使者至匈奴，單于問曰：「聞漢新拜丞相，何用得之？」使者曰：「以上書言事故。」單于曰：「苟如是，漢置丞相，非用賢也，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。」使者還，道單于語。武帝以爲辱命，欲下之吏。良久，乃貰之。

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，居位自稱，踰於前後數公。初，千秋始視事，見上連年治太子獄，誅罰尤多，群下恐懼，思欲寬廣上意，尉安眾庶。乃與御史、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。勸上施恩惠，緩刑罰，玩聽音樂，養志和神，爲天下自虞樂。上報曰：「

朕之不德，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，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。朕日一食者累月，乃何樂之聽？痛士大夫常在心，既事不咎。雖然，巫蠱始發，詔丞相、御史督二千石求捕，廷

尉治，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。曩者，江充先治甘泉宮人，轉至未央椒房，以及敬聲之疇、李禹之屬謀入匈奴，有司無所發，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，所明知也。至今餘巫頗脫不止，陰賊侵身，遠近爲蠱，朕媿之甚，何壽之有？敬不舉君之觴！謹謝丞相、二千石各就館。書曰：『毋偏毋黨，王道蕩蕩。』毋有復言。」

後歲餘，武帝疾，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，拜大將軍霍光、車騎將軍金日磾、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，並受遺詔，輔道少主。武帝崩，昭帝初即位，未任聽政，政事壹決大將軍光。千秋居丞相位，謹厚有重德。每公卿朝會，光謂千秋曰：「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，今光治內，君侯治外，宜有以教督，使光毋負天下。」千秋曰：「唯將軍留意，即天下幸甚。」終不肯有所言。光以此重之。每有吉祥嘉應，數褒賞丞相。訖昭帝世，國家少事，百姓稍益充實。始元六年，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，問以民所疾苦，於是鹽鐵之議起焉。

千秋爲相十二年，薨，謚曰定侯。初，千秋年老，上優之，朝見，得乘小車入宮殿中，故因號曰「車丞相」。子順嗣侯，官至雲中太守，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，坐盜增鹵獲自殺，國除。

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，自以爲國家興榷筦之利，伐其功，欲爲子弟得官，怨望霍光，與上官桀等謀反，遂誅滅。

王訢

王訢，濟南人也。以郡縣吏積功，稍遷爲被陽令。武帝末，軍旅數發，郡國盜賊群起，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，以軍興從事，誅二千石以下。勝之過被陽，欲斬訢，訢已解衣伏質，仰言曰：「使君顓殺生之柄，威震郡國，今復斬一訢，不足以增威，不如時有所寬，以明恩貸，令盡死力。」勝之壯其言，貰不誅，因與訢相結厚。

勝之使還，薦訢，徵爲右輔都尉，守右扶風。上數出幸安定、北地，過扶風，宮館馳道脩治，供張辦。武帝嘉之，駐車，拜訢爲真，視事十餘年。昭帝時爲御史大夫，代車千秋爲丞相，封宜春侯。明年薨，謚曰敬侯。

訢子 譚

子譚嗣，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，益封三百戶。薨，子咸嗣。王莽妻即咸女，莽篡位，宜春氏以外戚寵。自訢傳國至玄孫，莽敗，乃絕。

楊敞

楊敞，華陰人也。給事大將軍莫府，爲軍司馬，霍光愛厚之，稍遷至大司農。元鳳中，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，以告敞。敞素謹畏事，不敢言，乃移病臥。以告諫大夫杜延年，延年以聞。蒼、延年皆封，敞以九卿不輒言，故不得侯。後遷御史大夫，代王訢爲丞相，封安平侯。

明年，昭帝崩。昌邑王徵即位，淫亂，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。議既定，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。敞驚懼，不知所言，汗出洽背，徒唯唯而已。延年起至更衣，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：「此國大事，今大將軍議已定，使九卿來報君侯。君侯不疾應，與大將軍同心，猶與無決，先事誅矣。」延年從更衣還，敞、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，請奉大將軍教令，遂共廢昌邑王，立宣帝。宣帝即位月餘，敞薨，謚曰敬侯。子忠嗣，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，益封三千五百戶。

敞子 惲

忠弟惲，字子幼，以忠任爲郎，補常侍騎。惲母，司馬遷女也。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，頗爲春秋。以材能稱。好交英俊諸儒，名顯朝廷，擢爲左曹。霍氏謀反，惲先聞知，因侍中金安上以聞，召見言狀。霍氏伏誅，惲等五人皆封，惲爲平通侯，遷中郎將。

郎官故事，令郎出錢市財用，給文書，乃得出，名曰「山郎」。移病盡一日，輒償一沐，或至歲餘不得沐。其豪富郎，日出游戲，或行錢得善部。貨賂流行，傳相放效。惲爲中郎將，罷山郎，移長度大司農，以給財用。其疾病休謁洗沐，皆以法令從事。郎、謁者有罪過，輒奏免，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，至郡守九卿。郎官化之，莫不自厲，絕請謁貨賂之端，令行禁止，宮殿之內翕然同聲。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，親近用事。

初，惲受父財五百萬，及身封侯，皆以分宗族。後母無子，財亦數百萬，死皆予惲，惲盡復分後母昆弟。再受訾千餘萬，皆以分施。其輕財好義如此。

惲居殿中，廉絜無私，郎官稱公平。然惲伐其行治，又性刻害，好發人陰伏，同位有忤

己者，必欲害之，以其能髙人。由是多怨於朝廷，與太僕戴長樂相失，卒以是敗。

長樂者，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，及即位，拔擢親近。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，還謂掾史曰：「我親面見受詔，副帝

隸，秏侯御。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，事下廷尉。長樂疑惲教人告之，亦上書告惲罪：「髙昌侯車奔入北掖門，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：『閒前曾有奔車抵殿門，門關折，馬死，而昭帝崩。今復如此，天時，非人力也。』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，惲上書訟延壽。郎中丘常謂惲曰：『聞君侯訟韓馮翊，當得活乎？』惲曰：『事何容易！脛脛者未必全也。我不能自保，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。』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，視諸將軍、中朝二千石。惲曰：『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，謂之殘惡，單于不來明甚。』惲上觀西閣上畫人，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：『天子過此，一二問其過，可以得師矣。』畫人有堯舜禹湯，不稱而舉桀紂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，惲曰：『得不肖君，大臣爲畫善計不用，自令身無處所。若秦時但任小臣，誅殺忠良，竟以滅亡；令親任大臣，即至今耳。古與今如一丘之貉。』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，無人臣禮。又語長樂曰：『正月以來，天陰不雨，此春秋所記，夏侯君所言。行必不至河東矣。』以主上爲戲語，尤悖逆絕理。

「事下廷尉。廷尉定國考問，左驗明白，奏惲不服罪，而召戶將尊，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，曰『太僕定有死罪數事，朝暮人也。惲幸與富平侯婚姻，今獨三人坐語，侯言「時不聞惲語」，自與太僕相觸也』。尊曰：『不可』。惲怒，持大刀，曰：『蒙富平侯力，得族罪！毋泄惲語，令太僕聞之亂餘事。』惲幸得列九卿諸吏，宿衛近臣，上所信任，與聞政事，不竭忠愛，盡臣子義，而妄怨望，稱引爲訞惡言，大逆不道，請逮捕治。」上不忍加誅，有詔皆免惲、長樂爲庶人。

惲既失爵位，家居治產業，起室宅，以財自娛。歲餘，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，知略士也，與惲書諫戒之，爲言大臣廢退，當闔門惶懼，爲可憐之意，不當治產業，通賓客，有稱舉。惲宰相子，少顯朝廷，一朝晻昧語言見廢，內懷不服，報會宗書曰：

惲材朽行穢，文質無所底，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，遭遇時變以獲爵位，終非其任，卒與禍會。足下哀其愚，蒙賜書，教督以所不及，殷勤甚厚。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，而猥隨俗之毀譽也。言鄙陋之愚心，若逆指而文過，默而息乎，恐違孔氏「各言爾志」之義，故敢略陳其愚，唯君子察焉！

惲家方隆盛時，乘朱輪者十人，位在列卿，爵爲通侯，總領從官，與聞政事，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，以宣德化，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，陪輔朝廷之遺忘，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。懷祿貪勢，不能自退，遭遇變故，橫被口語，身幽北闕，妻子滿獄。當此之時，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，豈意得全首領，復奉先人之丘墓乎？伏惟聖主之恩，不可勝量。君子游道，樂以忘憂；小人全軀，說以忘罪。竊自思念，過已大矣，行已虧矣，長爲農夫以沒世矣。是故身率妻子，戮力耕桑，灌園治產，以給公上，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。

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聖人弗禁，故君父至尊親，送其終也，有時而既。臣之得罪，已三年矣。田家作苦，歲時伏臘，亨羊炰羔，斗酒自勞。家本秦也，能爲秦聲。婦，趙女也，雅善鼓瑟。奴婢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而呼烏烏。其《詩》曰：「田彼南山，蕪穢不治，種一頃豆，落而爲萁。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！」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奮袠低卬，頓足起舞，誠淫荒無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惲幸有餘祿，方繼賤販貴，逐什一之利，此賈豎之事，汙辱之處，惲親行之。下流之人，眾毀所歸，不寒而栗。雖雅知惲者，猶隨風而靡，尚何稱譽之有！董生不云乎？「明明求仁義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意也；明明求財利，常恐困乏者，庶人之事也。」故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！

夫西河魏土，文侯所興，有段干木、田子方之遺風，漂然皆有節概，知去就之分。頃者，足下離舊土，臨安定，安定山谷之間，昆戎舊壤，子弟貪鄙，豈習俗之移人哉？於今乃睹子之志矣。方當盛漢之隆，願勉旃，毋多談。

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，謂惲曰：「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，今徵爲御史大夫。侯罪薄，又有功，且復用。」惲曰：「有功何益？縣官不足爲盡力。」惲素與蓋寬饒、韓延壽善，譚即曰：「縣官實然，蓋司隸、韓馮翊皆盡力吏也，俱坐事誅。」會有日食變，駙馬猥佐成上書告惲「驕奢不悔過，日食之咎，此人所致。」章下廷尉案驗，得所予會宗書，宣帝見而惡之。廷尉當惲大逆無道，要斬。妻子徙酒泉郡。譚坐不諫正惲，與相應，有怨望語，免爲庶人。召拜成爲郎，諸在位與惲厚善者，未央衛尉韋玄成、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，皆免官。

蔡義

蔡義，河內溫人也。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。家貧，常步行，資禮不逮眾門下，好事者

相合爲義買犢車，令乘之。數歲，遷補覆盎城門候。

久之，詔求能爲韓詩者，徵義待詔，久不進見。義上疏曰：「臣山東草萊之人，行能亡所比，容貌不及眾，然而不棄人倫者，竊以聞道於先師，自託於經術也。願賜清閒之燕，得盡精思於前。」上召見義，說詩，甚說之，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，進授昭帝。數歲，拜爲少府，遷御史大夫，代楊敞爲丞相，封陽平侯。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，加賜黃金二百斤。

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，短小無須眉，貌似老嫗，行步俛僂，常兩吏扶夾乃能行。時大將軍光秉政，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，苟用可顓制者。光聞之，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：「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，何謂云云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。」

義爲相四歲，薨，謚曰節侯。無子，國除。

陳萬年

陳萬年字幼公，沛郡相人也。爲郡吏，察舉，至縣令，遷廣陵太守，以高弟入爲右扶風，遷太僕。

萬年廉平，內行修，然善事人，賂遺外戚許、史，傾家自盡，尤事樂陵侯史高。丞相丙吉病，中二千石上謁問疾。遣家丞出謝，謝已皆去，萬年獨留，昏夜乃歸。及吉病甚，上自臨，問以大臣行能。吉薦于定國、杜延年及萬年。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，八歲病卒。

萬年子 咸

子咸字子康，年十八，以萬年任爲郎。有異材，抗直，數言事，刺譏近臣，書數十上，遷爲左曹。萬年嘗病，召咸教戒於床下，語至夜半，咸睡，頭觸屏風。萬年大怒，欲杖之，曰：「乃公教戒汝，汝反睡，不聽吾言，何也？」咸叩頭謝曰：「具曉所言，大要教咸諂也。」萬年乃不復言。

萬年死後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，總領州郡奏事，課第諸刺史，內執法殿中，公卿以下皆敬憚之。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，咸頗言顯短，顯等恨之。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

辜，有司舉奏，未下。咸素善雲，雲從刺候，教令上書自訟。於是石顯微伺知之，白奏咸漏泄省中語，下獄掠治，減死，髡爲城旦，因廢。

成帝初即位，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，有忠直節，奏請咸補長史。遷冀州刺史，奉使稱意，徵爲諫大夫。復出爲楚內史，北海、東郡太守。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，章誅，咸免官。起家復爲南陽太守。所居以殺伐立威，豪猾吏及大姓犯法，輒論輸府，以律程作司空，爲地臼木杵，舂不中程，或私解脫鉗釱，衣服不如法，輒加罪笞。督作劇，不勝痛，自絞死，歲數百千人，久者蟲出腐爛，家不得收。其治放嚴延年，其廉不如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，奢侈玉食。然操持掾史，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，不得踰法。公移敕書曰：「即各欲求索自快，是一郡百太守也，何得然哉！」下吏畏之，豪彊執服，令行禁止，然亦以此見廢。咸，三公子，少顯名於朝廷，而薛宣、朱博、翟方進、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，而咸滯於郡守。

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，信用陳湯。咸數賂遺湯，予書曰：「即蒙子公力，得入帝城，死不恨。」後竟徵入爲少府。少府多寶物，屬官咸皆鉤校，發其姦臧，沒入辜榷財物。官屬及諸中宮黃門、鉤盾、掖庭官吏，舉奏按論，畏咸，皆失氣。爲少府三歲，與翟方進有隙。方進爲丞相，奏「咸前爲郡守，所在殘酷，毒螫加於吏民。主守盜，受所監。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。苟得無恥，不宜處位。」咸坐免。頃之，紅陽侯立舉咸方正，爲光祿大夫給事中，方進復奏免之。後數年，立有罪就國，方進奏歸咸故郡，以憂死。

鄭弘

鄭弘字稚卿，泰山剛人也。兄昌字次卿，亦好學，皆明經，通法律政事。次卿爲太原、涿郡太守，弘爲南陽太守，皆著治跡，條教法度，爲後所述。次卿用刑罰深，不如弘平。遷淮陽相，以高弟入爲右扶風，京師稱之。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。六歲，坐與京房論議免，語在房傳。

贊

贊曰：所謂鹽鐵議者，起始元中，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，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，務本抑末，毋與天下爭利，然後化可興。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竟，制四夷，國家大業，不可廢也。當時相詰難，頗有其議文。至宣帝時，汝南相寬次公治公羊春秋，舉爲郎，至廬江太守丞，博通善屬文，推衍鹽鐵之議，增廣條目，極其論難，著數萬言，

亦欲以究治亂，成一家之法焉。其辭曰：「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，『異乎吾所聞』。聞汝南朱生言，當此之時，英俊並進，賢良茂陵唐生、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，舒六藝之風，陳治平之原，知者贊其慮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見其斷，辯者騁其辭，斷斷焉，行行焉，雖未詳備，斯可略觀矣。中山劉子推言王道，撟當世，反諸正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。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，發憤懣，譏公卿，介然直而不撓，可謂不畏彊圉矣。桑大夫據當世，合時變，上權利之略，雖非正法，鉅儒宿學不能自解，博物通達之士也。然攝公卿之柄，不師古始，放於末利，處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果隕其性，以及厥宗。車丞相履伊呂之列，當軸處中，括囊不言，容身而去，彼哉！彼哉！若夫丞相、御史兩府之士，不能正議以輔宰相，成同類，長同行，阿意苟合，以說其上，『斗筲之徒，何足選也！』」